

当脱贫攻坚题材完成文学书写

唯有融入那片土地的作品才鲜活耐读

本报记者 高爽

一个写作者,不仅要做到“身入”“心入”,更要最终达到“情入”,而“情入”是最难的

本报记者:近几年,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深入,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现。就您目光所及,怎么评价这些作品的总体水平与特色?

陈涛:在全国脱贫攻坚过程中,广大作家没有缺席,他们深入脱贫攻坚一线,以作家或者工作人员的身份深度参与其中。近年来,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很多,包括小说、诗歌,不过也如您所说,更多的是纪实性作品,因为纪实性作品可以更直观、更迅速地展示我们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我所在的中国作家协会就与国务院扶贫办(现国家乡村振兴局)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

坦白来讲,在所有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作品仅仅停留在记录与呈现这段历程,但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是既要围绕这个主题,又要超越它,切记不可主题先行。不管是什么主题的文学创作,首先是文学,都应该是在记录与展示的基础上,传递我们这个民族蓬勃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从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看,这类题材作品创作的优势和难度在哪里?

陈涛: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个人认为,这类作品的完成度主要取决于情感投入的程度。一个写作者,面对写作的对象,面对那方土地以及活生生的人群,不仅要做到“身入”“心入”,更要最终达到“情入”,而“情入”是最难的。这类题材优秀的作品,不仅要有宏阔的视野、丰富的素材、娴熟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真正融入那片土地,实现与当地群众的情感融通,唯有如此,作品才是鲜活耐读的。

核心提示

消除贫困,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夙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并在2020年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非凡过程,为文艺工作者普遍关注,也成为众多文艺作品的主题。

当脱贫攻坚进入文学书写,写什么大体清晰,而如何写,就显得更为重要。

兼具作家与一线扶贫工作者双重身份的中国作家网总编辑陈涛日前出版的散文集《在群山之间》,就是众多书写脱贫攻坚主题的优秀文学作品中的一部。

围绕脱贫攻坚题材文学创作,记者与陈涛展开对谈。



《在群山之间》封面。

乡村有它内在的坚固的缓慢的运行逻辑,并不会被轻易打断或加速。在它面前,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站在主位

本报记者:近年来,我们读了不少以脱贫攻坚为内容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作家创作的,您的这本《在群山之间》是少见的作为扶贫干部和亲历者创作的。旁观者的观察视角和亲历者的视角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在群山之间》中,很多篇章让人读得饶有兴致。比如《大地上的孩子》中,那几个小姑娘,害羞得不说话,告诉她们会带毽子来给她们玩,转身上楼时,身后传来她们兴奋的叫声,特别有画面感。扶贫干部与当地群众的接触,您在书中有大量描写。我觉得您在这件事上花费了很多笔墨,是有意而为之吗?它何以如此重要?

陈涛:我在作品中这样处理,既有主观的考量,又有被动的思索。作为一名人生地不熟的扶贫干部,到当地挂职,必然会遇到客观存在的问题,即融入问题。所以,我首先要做的并不是着手开展扶贫工作,而是适应当地的环境、饮食、工作节奏、思维习惯等等。譬如我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可以与当地人进行语言上的顺畅交流,生活上的种种不适、机关生活与基层工作方式的截然不同等也需要逐一适应,需要双方的磨合。这些方面的内容都会很自然地出现在作品中。

另一方面,我在创作之初就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写成本单纯的挂职笔记,我必须通过一件件小事、一个个具体的人甚至是一点点的情绪,从不同的角

度、以不同的方式努力体现出我对这段经历的真实感触与思考。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小姑娘,当我说带毽子给她们的时候,她们发出的笑声,其实是很令人心酸的。她们笑得越开心,越让我觉得难过,一个普通的玩具竟有如此大的魔力,也说明了当地物资的匮乏。

本报记者:问上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读过的大多数同类作品,更愿意写脱贫攻坚工作和扶贫干部给乡村和群众带来的改变,当然也很好,因为改变的确实是巨大的。但您似乎更多地写到了那片土地和人民对您在思想上的冲击和改变,甚至大多数时候,您都没有站在主位。为什么如此写?

陈涛:您的这个问题背后是我们如何看待乡村。鲁迅先生那一代作家,他们对乡村大多是一种批判、同情、回望式的写作。当下的作家大多也都有这样一种写作模式,那就是“我所给予乡村的”或者是“我所看到的乡村的接受及改变”。

我在去担任“第一书记”前,领导跟我讲要“量力而行”,我很感谢他对我提醒与关爱。为何这样讲,是因为乡村有它内在的坚固的缓慢的运行逻辑,并不会被轻易打断或加速。在它面前,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站在主位。乡村面临的问题,乡村的进步与发展,这并不是乡村本身要面对的,而是所有人,包括我们作家要共同面对的,我们要同题

共答。作为一名写作者,尤其不能把自己有意无意地凌驾于乡村之上,要学会思考乡村带给了自己什么,而非自己带给了乡村什么。我一直认为乡村叙事是最具叙述可能与文学魅力的场域,乡村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远远超过我们能带给它的。

本报记者:最喜欢的两篇是《修道》和《山上来客》,对政策不理解不配合的乡村群众,处理乡村事务的艰难。如果是做新闻报道,我们会做上述这种简单归类,但在您的叙事中既具体又复杂,尤其是您对他们心态的分析,很深入,我觉得可以使用“深刻”二字。

陈涛:谢谢您对这两篇文章的欣赏。《修道》《山上来客》以及《芒拉乡死亡事件》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这里面有相对尖锐的摩擦与矛盾,我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不断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以文学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也是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的不同所在。

本报记者:您会如何描述您面对乡村群众的态度?同情、悲悯、同理心?

陈涛:努力让自己保持中立,最大限度地理解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看来违背公序良俗的人。我们常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是同样,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被损害过。以非黑即白的观点来看人,不是文学创作者的做法。

脱贫攻坚的伟业值得我们不断回望,反复书写……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会有更多深刻的作品出现

本报记者:书中有一段话,“专门用两年的时间专心去做一件在我看来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虽然有付出、有代价,但终究有许多的收获”。对您的生活,对作为作家和文学编辑的您来说,收获是什么?

陈涛:我的收获就是我的文学观念得到了校正。明白了哪类文章才是我所欣赏的,我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能明显感受到这种区别于以往的变化。如同我现在对生活的看法一样,穿透生活的迷雾,抓取生活的本质与真相。

本报记者:您离开扶贫的地方已经四年多了,但似乎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这应该也是众多有过扶贫经历的人的共同点吧?再回过头去看那片土

地,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您会有什么新的感受?

陈涛:这是一段注定终生难忘的经历。在这段生活里,我得到了一种感受明显的成长,并且是正面的、积极的。我想这不仅是,也是全国同样跟我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的共同感受。近几年,我认识了很多年轻的“第一书记”,通过与他们交流,也验证了我的感受。大家都对挂职的乡村充满感情,即使离开了,也依然会牵挂,会为当地的发展尽心尽力。我离开后的四年多,先后回去4次,并且即将第5次回到那里。我把那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很想念那里,想念那里的朋友、那里的饮食。每次回去,整个人都会慢下来、沉静下来。

文艺微评

编者按:近来,在一些地方兴起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城市行走”或者称作“城市考古”,就是由一位了解城市历史文化的行家带队在城市漫游并作讲解,让参与者了解城市的变迁、历史与文化。如何看待这一新现象?听听评论家怎么说。

在城市的文化腹地漫游

刘恩波

“城市行走”近来逐渐成为热词。当外地人进入一座陌生的城市,当本地人麻木于习以为常的当下生活空间,确实需要一种内心的向往,引领着旅游的行程,换一种方式打量或陌生或熟悉的城市。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让乔伊斯领着我们漫步在都柏林的街头巷尾,让孙甘露成为造访老上海的导游,让马秋芬带着千人等徜徉于古城盛京文化历史的悠悠脉络,我想那滋味和行程必然充满了值得期待的优雅和隽永。

懂得一座城市,才会爱上一座城市,反之亦然。

有一年去北京漫游,遇到一名生于斯长于斯的出租车司机,聊了几句,就跟我嚷嚷,“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啊?”看来,他是久居于此,就逐渐失去了好奇心和兴趣。难怪兰波会写下“生活在别处”的妙语。

旅游固然属于生活在别处的尝试与更新,而重新发现自己身边风物的价值与韵味,难道不也是一种新的认知和游历?

“城市行走”是让人回归文化和历史的本位,在游荡之处,给精神的风景提供一块落脚之地。

也就是说,行走的步履是靠眼界打开和奠基的。每个去处都值得深入玩味、捕捉和开掘。譬如,去苏州,游览拙政园、寒山寺当然属于常识里的规范路线,可是如果遇到更深入了解当地文化的导游,恐怕会带来不太一样的引领和推荐。若干年前,我到苏州,就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去了唐寅园。此园虽小,去唐寅故居,在清静幽处,散发着典雅芳华。那是唐伯虎最后栖身的角落,寄寓着文人风骨和诗情画意的别致。

其实,就是我们常居的城市角落,也隐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隐逸之美,这大概也构成了“城市行走”的另一种韵味。

也许,在书的引领下,漫游才成了美的漫步。比如阅读马秋芬的《盛京流云》,宛如走进了一幅幅交织起来的历史画卷中。那些风物人情和历史,出没在文字里,也等于给我们的眼睛打开一道门,为我们的脚步敞开了更隐秘的行踪。

是的,漫步城市,关键是要走进文化的腹地,在那里才会品尝历史文化晶莹剔透抑或苍凉雄浑的美。

用心感受行走

刘艳妮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这话说得没错,旅行和读书是提升自我、净化心灵的最好选择。在城市里就有这样一群用脚步丈量文化、用心感受行走的人,他们避开人声鼎沸的名胜古迹,转而游走于街头巷尾,在一隅角落中体察城市的人文风貌与历史变迁,这就是“城市行走”。

“城市行走”打开了认识一座城市的一种小微视角,一定程度上它与城市名片形成互补,使得城市形象与文化的展现更加丰富立体。作为一种以文化探索为核心的行走方式,“城市行走”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也不同于强健体魄的“暴走”,它是一种漫游,一种用心感受的行走。老北京胡同、青岛八大关等古韵古风的文化遗迹深受城市行走者的追捧,在有一定行走经验与当地生活经验的“行家”讲解下,透过这些见证城市发展变迁、展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时代印记,人们可以在历史与现代的碰撞和时空交错中探索城市发

展背后的故事,感受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城市文化韵味。

从观赏美景到探寻城市人文与历史的更迭与变迁,折射出的是人们进一步认识城市、理解城市、融入城市的意愿,以及对城市更深厚的情感表达与思想寄托。无论是在城市生活多年的本地人,还是外来求学的异乡人,漫步在城市街头,感受城市的人文气息,唤醒城市文化记忆,一种归属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从这个角度上看,“城市行走”也是人们重新找回静谧时光的生活方式。“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赵雷的一曲《成都》不知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也道出了“城市行走”的魅力。

即便没有明确的“城市行走”线路,也没有向导和伙伴,独自漫步于走过无数次的街边小巷,把节奏放慢一点,再慢一点,用心体味其中的点滴变化,你也能发现不一样的美,重要的是要保有一颗发现美、感受美的纯真之心,这也是“城市行走”的意义所在。

文艺微评投稿邮箱 lnrbfkk@126.com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国少年 老人之老

河岸欢乐的笑声 少长相融的重心 把春花与亲情一并入酒 心中白云在 岸上杨柳青 都是梦中人 坤宁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上海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